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近稿卷之三

七錄齋文集近稿卷之三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同里張　采受先選
金沙周　鍾介生閱

甫里三節母合傳

甫里許氏世以德聞一時稱純節者三母褚太君者中翰玄祐先生之巨嫂也太君年十九適許君自學三年而自學亡是時太君止抱一女府幕怡泉先生傷長子甚年晏暮不自持太君

順適尊章意請置側室始舉中翰否則許幾不振太君一女長適張茂才即依居之終身操作如寠人年七十始議置嗣即今孝廉元溥中翰長子也王太君者許君自正妻歸太君者自立妻自正自立母兄弟於府幕公爲猶子自中翰視之則兄弟行也王太君二十三而寡家苦貧從父母居復苦貧又少無子父母沒則依幼弟居今癸酉之歲年六十有九矣歸太君歸自立生二子年二十九寡居今亦六十一云或曰詩

春秋之作年歷五百國遍天下盛衰之指與世推發共姜伯姬而下婦人之行罕見特書豈史官失傳邪何聖人稱道者寥寥也許氏雖角里上姓非古諸侯大夫世祿采受服爵子姓婦女亦非有公宮之制本誦詩說應古禮一時逢不辰傷獨居勞心咨歎里母老人無不改色三婦年甚少風義行節亦非有所期會約束也跡所遭際皆天下所至難相率矢死若倡和然古云善人無親豈其然乎張子溥曰非也節烈之生

自性有之朱粱簒唐六臣載辱宋弱於夷其亡也士死者遍林木雖風感有素亦一時之人其賢愚不肖殊也余觀褚太君守義瀕老無幾微不平所依女字張者復夫亡無子嗣者不類破家失行貽憂太君太君獨以順命訓女安若固有元溥婦王氏至孝事太君恭衣食先志意爲太君易故衣衣破絮裂雖蒙戎皆中空太君泣曰衣食分也余生平無完帛美綿恐溢則爲禍出其篋中衣縱家人觀之曰此百年物吾御之

若新觀者咸嚙指太息元溥偕婦治酒衆察顏色奉太君極驩太君時屏不敢當其側隱蔽議蓋天性也王氏初寡父母悲傷其志不敢言一日繫色絲褐衣鈕探之王氏啼不受曰兒終身不近是色矣年老依翁居其故所居屬東翰直可益十金終絕口不言中翰推尋之復逡巡謝歸太君二子貧不能立中翰贍之完婦匹少子獨喪婦勤苦舂縫不欲以口食累中翰宗族稱之曰介夫豈過乎三母皆事佛禱王兩太君乃

甚日誦經二卷閉一室中罕與家人接紉指所
得錢即助佛形像爲梵費夫閉形閨閫之中小
心感應之說凡婦人能之不足以稱三毋三毋
所持大此特寄耳然日侍清淨益虔蔬屏殺一
生物憂見聲色隣里有急厄不能救則爲欷歔
不食鬪道有餓人雖一食必減半與之非誠心
爲質能若是歟是故炫服刺經不美於人蓬壁
樂善君子嘉焉取其賢也鹿城王聞修學憲許
之網經其序論三節曰崑之航凍涇有錢烈婦

焉葉文莊鄭介菴時移舟候其門龍蛇之詩至今詠之常熟張烈婦節死之明日嚴文靖具衣冠往拜趙襄毅傳焉近則忠介周公白朱母之節沈博士去官二十年卒表節婦余之婦家有三母不能一言竊愧古人矣其弟孝廉與游亦有言曰甚哉婦德之難也生不踰田里足不出閫內酒食衣裳之外無過見聞其成就已卓卓若此嗚呼二者之言盛形容出感慨三母之賢郎不盡抑其大略可睹已許子元溥純人也性

篤孝庚午奉中翰遺言稱嗣於褚太君是年卽
舉於鄉逾一年太君病歿元溥悲號不能起旣
祥始括髮覩太君手澤凡櫛沐舊物無不悲心
傷悼退而私爲之記動靜飲食皆志之又言三
母齒差等相得如同氣褚太君年最長王歸謹
事之太君日加悅歲時伏臘諸母會食相勞苦
竟日不聞讙笑聲講佛氏終以禮義褚太君病
將革王歸二太君時視藥物涕泣勸加餐褚太
君首頷之一慟遂絕兩太君執喪就位哭如婦

禮夫二女同居其象爲睽所慮在志也三母生
非一姓又所適貧富殊顧奸奇節一生死順少
長不懈凡物之美必類相從詎不信哉歲辛未
孝廉請旌褚太君宅里蓋　國家詔尚節義中
丞歲有聞御史臺出先式廬示與行廼狃於左
右吏人抑不得聞貧者易子孫無力爲前人光
顯孝廉痛之故先褚太君然心殊難之叩大中
丞門請言褚母平生大中丞曰若有三母寧獨
褚乎孝廉叩首起謝於是一年旌褚太君踰一

年旌王太君明年將旌歸太君命通家子張溥爲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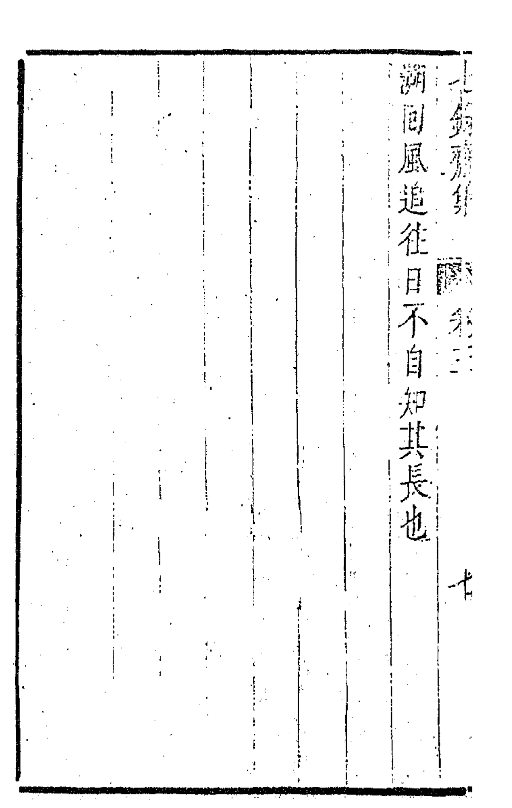
贊曰淵淵德彊少嶽攸典世其義傳閨房有衍維褚靡他實鄙聖善後先相師閫禮必辯告於皇天我躬用勉日遵苦空志在不顯恥言生財孰悲民鮮共此百年褒麻非緬粗布作裳戚儀則選誰悼不猶將比桑蛸持首究哀滂淒桃孌于女適然松栢維踐同志幽宮君子之陂

張露生師稟

予年十一從先生學文字時粗解把筆先生謂爲可敎時稱述於先子先子時常發患內鬱鬱不自聊時向先生索觀予文聽先生贊言輒內喜先子年高晚歲重困望兒子成學甚亟予兄來宗禹疏弟子厚年相次第俱受經先生先生篤學精大易脉爽而起繙經史故事第及時義次則講說書義漏盡乃畢先子益內喜督予兄弟加嚴蚤夜視先生起居先子持家政勞苦晚

必同先生飲食先生性不任酒一酌卽起讀書
先子置榻壁間倦或少憩聞書聲卽起坐喜不
成寐縱觀諸子竟課然後就内寢自是率以爲
常旣先子病逝予兄弟益困外人言二三孺子
今復何爲先生獨語其親戚曰諸子必光前人
毋易視之予旣喪父痛不自勝每念先人教子
勤苦夜半起篝燈輒成三四義顧先生郡居道
遠無所質正復涕泣覆之乃予幸成進士歸拜
先子木主今復覩先生登賢書爲名孝廉聞喊

之日僮僕紛馳告予賀先生戰勝蓋知予日夜
誦說憂樂未嘗頃刻忘也先生勇志大用少時
發憤書壁云十年不遇便當焚筆乃又十年而
始得達其章年甚少爲先生宗衍一時並遇九
兄禹疏幾與先生同籍而復不得凡人遇合豈
不以時然以先生之博洽方聞曠然物外即使
不遇於時猶當著書顯名其介立特行如段干
木田子方之流聞于西土況施用當世哉撫時
增思幸先生之遇復睠然發先子之悲蓋猶之



淵問風追往日不自知其長也

壽顧筍菴先生七衮序

瑞屏先生初讀書中秘時筍翁先生巳宦成歸田爲山林遊矣翁年六十同里爭獻言稱壽推鄉先生祭酒又十年爲今七十瑞屏先生年亦五十於是上壽者致賀兩先生且謂筍翁生日以八月瑞翁生日以九月喬高梓第後先相次日月可覩也溥生也晚又不文甚愧無所推揚明德竊以兩先生行事觀之筍翁令元城時探使四出盜因爲姦利翁佯言勘封禁止捕治其

黨梂使慙懼夜返會城不敢復言開礦簿璫私飾鹵簿鸞駕上公呼健卒伺之獲一僞戟尉乃逎服而瑞翁爲太學生時即着奇節上書宰相明劉文貞之忠及典試入閩策士之僞猾誅寺人遂犯難不惜也筍翁本名孝廉歲路甚艱以母氏未封勉就選人授縣令瑞翁官宫局大僚天下延頸入相佐太平逎悲歎短亡不欲獨身離膝前遂請侍養兩大人終身節翁不樂世情慕元顧仲瑛有飄然之志瑞翁用營四海而性

尚夷素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其所安也荀翁結茆鄧尉將隱矣獨念人不少後瑞翁則衣食故人為計家室兒女脫人患厄不與言獨陰行之無惰容荀翁雖臥山中愛念當世嘗不輟瑞翁聚書萬卷寢食其間不與外人道言及援論古今利害大故則感動出聲氣凡此數者雖不足概兩先生然繇此推之作述之際大略見矣問考東漢大儒伏司徒名於濟南而文理為之前桓先生顯於沛國而子郁為之後斐然儒林莫

有並者以令兩先生視之一堂唱荅文孫式焉所謂道德之榮觀又何讓哉雖然人子之壽親先言家大臣之壽親先言國往者奴酋發難端翁尚未第欲叩閽下請繫單于既第則潛出幾南渡滹沱將鼓二三義士往瞯奴當巳巳之變則捐私財招致奇材劍客思搗闖隘盡殲奴而還兵皆以變靖中止先生之志豈一日忘朝廷哉迺今優游恭養以身待時而不脂車命僕者蓋將大有所為以報天子也釋詩者不云乎釆

菽之萬福攸同魚藻所答也鴛鴦之萬年遐福
桑扈所答也上之享下者有禮下之祝上者無
窮期原先生壽親之思廣其祝君之愛時和人
序禮教脩明固其願也徒以文章贊𮃾爲言者
非君子所大矣

雪盟詩題語

雪盟諸詠不過一幅其境遙肅深寒使人戴笠披裘熱酒讀之覺寒氣不下昔人稱文章發生取滋春夏詩人之懷偏與隔涉如貧不親富美女不尚丹鉛亦其性也草臣吟咏徧海內近音彌古循循格律放宕頓挫自然壯遠適來數篇亦淵明飲酒耳顧其所得深咫尺萬山接目難窮窈窕不即竟左右顧二子嘶而和之月明之章不能方也圖莊子於三公之堂面色必變使

石季倫改金谷之音而登孤山共致復出凡讀
書者所存類近畸寂而不樂脂腴維霜維雪豈
徒大時哉

皇明詩經文徵序

予常觿士爲予言治詩之難其指百端見之選文者其一也詩有六義文不辨義直文而已於詩無與高者率言詩多能自建不能代人久能成詩名家亦某氏之詩耳於古三百篇猶無取也予讀楊升庵胡元瑞王弇州諸先生及馮氏詩紀梅氏詩乘所論說一詩之出體例年代稽覈于名夫後世之詩託事引情各言所遇上不繫帝德下不究人心一有乖缺衆流識失如莅

嶽然窮法而止今以儒者代聖人之言謂便其
小數不循本來可以稱職名無過胡亡等也文
徵之選鏡往照來不間新故合道者有功雖滿
歲所來遠矣予常好聚書先以經爲本諸經書
充尸牖分別治之以巳業詩欲成學訓天下與
髒士務盡心焉海虞學士家世傳詩海內以詩
顯者皆不免詆呵獨於楊顧則心安之謂其無
弊余時左右竊聽間有發明五經一也易言卦
理書本唐虞三代詩存六義禮記通周官儀禮

春秋明三傳是非不如是者毋寧不爲苟詩不
審義猶以淸談命易戰國說書再窮其失則王
氏之廢春秋胡元之制禮樂而已代言之體從
今則陋從古則文惟世不知百年夜行前者應
社近體之選二子已見其說悟者尚寡今之諄
諄得無因乎夫君子之教人也不因世之不明
而輟其功不因名之已成而高其事以今右文
之世學始五經宜設官傳授　京師郡邑各置
五經師頒諸經說進高才秀士讀書問難畢三

年通之然後聘賢良立中正繩其不當者責以
年齒示之榮辱則天下治矣此說若行乎願上
書郡國請于常熟士領詩授博士弟子也

唐元景稾序

元景有名人間久矣顧猝不得一發舒錄博士弟子員進爲明經累在高等其間之讀其文太息恨見晚者不下數十人乃猶然服儒服稱儒生何相知者多而同升者難乎此予牖中山之歎不無邑邑于司命也然元景屢歷氣益壯上令戰不利擔書五百里止于西湖盡發其篋中文問當世予師葉夫子爲之序而廣之夫了令歙五年知元景最深序中之意大率抽揚素履

表顯弘構寬其不平終以利涉諷誦久之益感
金石有素稱人以本也唐氏德著新安代有偉
士中丞中揖先生孝友誠壹率先昆弟元景穆
行内循一家載淳後來之彦負笈修古風軌彰
列夫居家若㾾太丘積文若應汝南高明之効
不獨自身也今元景歲路方强懿文昭炳伯兄
之業仲氏和之術之同宮均譽所必有爾子厚
交中丞兄弟氣類不薄兼以吾師所期援為前
賢昔韋表民贈鄭野甫有其人如玉之言謂其

人之德不從外來元景不其然乎

錢行安稾題語

行安之論先民法本楊子其文節短而意深言簡而體壯按之於題如乾坤高卑弗能改也成文利速不假苦吟乃知作家攢眉大都才鈍非關斂所樂行安讀書取精微略形貌繇昌黎河東揖讓于叔皮之堂知不遠矣其父元玉虞之篤行家貧嗜古學爲子不以功名喜予評行安文節錄數言爲梗概予書報曰時有進退文無行藏不龜手之藥不期封侯弦高爲商志未嘗

在退秦師也時適爲之況念存當世致精斯道
者乎行安有文一卷以縱橫家言之所謂張儀
舌在也

壽程瀛臺六十序

新安程子楚石以其大人瀛臺六十生日千里徵言四方之辭期集於堂下不貴异物而尊典文余心尚之進者楚石私治孝經彙今古文各家著之刊論大指兢兢本孝以朱子爲極夫孝字之義從老從子又云子在老下瀛臺行年六十受子姓拜賀其義從老楚石聚兄弟合族屬獻酒長者其義從子然間覽古詩孝子之作聖人必存或身爲主臣而養闕稷黍登山出門聊

以寫憂搗羽鳴鳩諸篇是也楚石博聞遠遊不
廢朝夕之侍若翁高齒習勤與宗族合醵歲時
無間所云子在老下謂膝下也觀之程氏不又
備乎聞翁少好學通古義以生業衰從親之言
復致財江淮間夫范大夫識盈虛白圭明有無
生殖之原非深於天時地利人情物紀者弗能
爲也翁好讀書即以讀書之智施之用財是以
積貲益高不病市易翁之兄弟皆善莞榷成大
家已而皆廢翁分其貲之半與之兄家復贍弟

貧痼疾亦立起明君之積財積於百姓令士之積財積於兄弟兄弟者父母之所恃也惟翁善事父母惟楚石善事翁楚石竭誠孝養得之學乎曰性也得之性乎曰習也一家之中升堂執匜授膳反饋愉愉翕日豈惟楚石仲弟以下莛視之楚石名士再戰不勝而親無憂色羣子率先以文武之學相引重今日伏未即動而庭中不聞誚讓之言知其所存遠也言卿大夫之孝者曰事一人言士之孝者曰無忝所生要諸風

夜則一一陶徵士不云乎忠能悟主其孝乃純楚

石勉之翁可以進三豆矣

三蔡稿題辭

家本經訓士楚之學者尨盛以余今所睹記若瞿慕川先生六經以俟錄郝仲輿先生九經解兩家之書深遒善創亦云偉矣近又見吾友易曦侯著四書內外篇凡二百卷名物理數畢具瞿曰有著孝經四十九卷對問貫註先行于天下二者皆聖賢大文儒者累世不竟乃二子獨能蚤成無所顧畏必甚妬之又幸其出于吾黨可以自曷也及蘄水蔡子孔曠仁日瘦白三

子來從予游爲道其大人尚璞先生樂隱著書
彙諸經解幾百卷編論爲目出二檟藏之嗟乎
此固予志也余往者遐心馳掉而不知所歸既
知學經而寘心十年訖無所就竊恨六經道大
非一家之言可以綜討欲倣古者集說之體自
周迄唐爲古解自宋迄今爲通解度其功非二
十年不成又家無藏書畢力易困日夜皇皇如
盲者望明瘻人思起千里之外長江以南乃有
尚璞先生其啟予乎孔嶠三子同產兄弟得先

小數最深爲文不好雕飾以澤依理發言以步
勝多經覩四方凡山水之地名人之區無不托
足焉意謂跡遍天下然後歸而讀經斯寓目道
存也居婁五月思念其大人欲一歸省迺各以
文數十篇謀刻云色𤈴之道在是余重其出告
反而不離乎經也許其文而貽之序序不能盡
則口語之曰瞿曰有黃梅人慕川先生之子也
曰有在卽慕川不死易曦侯子之所識也郝仲
輿先生年正有爲所居去子家不五百里子可

往見之此數君者或相望于三十年之中或聞
聲於十年之内問其生皆在
神廟太平之時胡可謂今無人也子勉之可以左
右侍尚璞先生矣可以出而友四方矣

書俞良策事

俞君諱良策字爲谷者吳縣人也喜讀書能言邑中利害辯干支通水脉欲慷慨一見於時近者吳民萬千伏闕留賢直指再任俞君率先奔走家無一錢子舍賣織助之得三金遂走京師獨草疏千言引韓褒毅公事爲據鑿能達民隱雖文人之筆弗過也又恥以姓名聞於人示干澤其立志近古人意謂使言得行江南可以長治即死當不恨適不幸罹霧露竟死夏陽

悲哉匹夫之死鴻毛耳俞君年六十餘亦可以死獨其意在發舒欲有所爲客死無怨甘以身首義覩彼老孏下妻子抱持泣者何如也俞君言郎不行其死不可不著遠生茂才君之長子千里奔訃獨身載父尸將從黃河下京口同里哀其行少出貲助舟楫弃索余一言白之遂舉筆書略且冀以匹夫之義聞於廟堂然則凡有位者百姓生死可不念乎

壽童母八十序

潤吾善聚書以剞劂之良游于余與介生之門既而同社無不習也交口稱爲長者今之夏頓首於余者再余徵其指曰有母年八十居于浙向以客遊今方歸上壽不可無所獻余感之欲爲賦詩潤吾曰母年高多行義詩固志也敢言其槩則曰少而食貧老而自力丈夫之出也爲居守男子各有事于四方也治田藝麻畢歲以爲常余曰止矣是可以壽母矣献献之子本於

力穡士人之母貴其知禮子之業在四民之間
子之母代子而視於家以成子其名當出閭巷
之外語曰力田不如逢年惟子有之且以康而
母誰曰不然

同言序

麟士叙同言深言同人之道大在四海又斤斤其辭以道廣多取爲戒甚矣顧子之善言同也同言者吳無念沈國生所刻國生茗溪人無念虞山人兩邑山水環秀相距不五百里其中能文之士林立二子聚其尤者斂文相通又無念爲子常內兄弟之子時讀書茗溪國生受經子常亦輒過虞山是以二子最相得能從子常之教又能以其教誦言於人子常之教人也其色

和其氣降與人論經義終日夜不休使人明而後止門弟子有過則面正之退而見人則稱其美聞其貧困詘落則憂見顏色或罹禍患必身拔之至誠惻隱久而彌篤二子能同予常復推其同以及人四海之大無不屆也又何方五百里之内乎夫言同者從其同又從其重大易之言同者同人也言重者君子也二子以予常麟士為君子余將書同人之初爻歸之矣

重建城隍廟殿疏

東嶽行宮之改爲今廟也始于弘治之庚戌距兹歲甲戌殆百四十有餘年百四十有餘年之間邦人鼓舞揭材木豐醴牢日奔走其下初建之日殿設弗葺封家大姓各以貲助成久之其制益廣視羣神之廟最號崇峻一旦不戒火發殿中燔神貌象時歲正月之三日也一邦震驚實懼禍咎不知所來問以春秋之義考之神明之居大于御虜境內之覩重于亳社災上弗戩

其義甚深迺劉大夫則引十二事自責曰維神之不寧維年歳之不順成維五穀之不登予則有咎維民之無衣而不能爲衣維民之無食而不能爲食維民苦賦税繁力役而不能代爲之請維民好鬭樂訟而不能教以不爭善人之在野者其或有未開豪大而自爲者其或有不察罪皆在予不可以無罰大夫既痛自咎復書之廟門觀者流涕歎息大夫粤東人名士斗辛未進士佐婁者二年其治行自建婁以來未有也

適未踰月大夫以他事行矣邑之父老子弟門呼走趨負石塞門擁大夫不使前當事者感百姓惻怛交章請留婁人踴躍如更生日望大夫且來而復不果始欷歔各言其傷知災變之繇以大夫故也大夫之治婁職猶神也大夫在官則神受其和大夫將行則神職其憂喜氣之發溢爲禎祥憂氣之出見爲沴異火之烈烈又曷怪歎董子劉更生漢之大儒說春秋災異謂定哀之間火災屢見咎在不用有德以意推之亦

其類也雖然邦之所依惟大夫與神斯民蚤夜
欲寧神之居其猶望大夫之來也召故老而諆
築之視財與力所各自有者而悉索以出斯亦
大夫未成之志也又烏可不亟歟

黃節母陸太君紀略

洞庭陸翁鍊山有女歸於潛令黃公子熙甫即今節母也熙甫清白吏子少有雋才為邑諸生名聲甚高闔閭城雖大以方幅言之鮮其等輩迺以數試報罷恚且疾遂不起時節母年僅二十有八泣請從死舅姑止之舅姑年皆老不任家政壯子天益不欲謂節母曰若朝死則兩老人以夕亡母重違其指又時有二子長曰長文次曰儀玄皆在襁褓中設母不忍死周旋此呱

狐者殆矣是故母數欲死而不死蓋有爲也於
潛公性好客暮年家居擊鮮治酒召客不怠節
母知舅志脫簪珥佐之無闕供兩子出就外傅
受母櫛束惟謹今雖成名稱賢豪乎日侍飲食
奉經書於堂上如嬰兒時夫事親貴順教子貴
嚴惟顏色之不和而憂親以粃糠惟乳養是亟
而厥了少長以游敖此詩書所以悲棘心傷里
婦也有母而吳人以風於是友於長文兄弟者
嘗母年五十則壽又十年爲六十則壽母之壽

日益其爲壽母者如一辭聞之洞庭東山人言
陸翁鍊山婦葉生節母時有異徵誕以八月之
望牡丹再蘤同里諸長者謂貞母之榮家猶是
卉之秋華各系以頌然葉氏漸衰微陸鍊山亡
無以資之節母館其姑姊妹之貧而老者父母
之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舉之母非獨爲黃氏振
家聲大似續也二黨亦交賴焉長丈儀玄屬予
爲紀予愧不足以傳母紀其大畧賦四言四章
章各四句以附于敢贊列女之義

曰稚絺惟綌無日而娛君子亦見潔身以需

風雨日暮衣裳未濡豈不誓死懷此兩孤

日月既逝我　孰逾恵愛兢爽先人之模

順上穆下老而爲姑義兼父子女宗是圖

李寶弓司李稿序

八閩多才固也若訪異漳南繼黃石齋先生而起者尤彬彬矣李子豫石與其從子寶弓其最也豫石爲予同門兄弟在京師時又連署讀書時出入談論各舉邑子之賢宗族之秀以代茗荈豫石獨抵掌寶弓不休且曰道南諸阮惟嗣宗仲容爾客夏州里諸耆龐自北歸予謂公等塌翅亦偶跌即復振不足怪異京都四方豪傑所聚目遇心識當有幾輩是不可無言周其章

迺爲稱述賓兮縱横反覆輒數百語蓋本之蔣八公先生云及房書既行予從受先臥子所竊觀得見賓兮制義東平之談京兆之筆一人兼之益歎盛名不容妄得徵之門庭鄉里尤信也予更謂臥子當今文字莫盛雲間郡邑侯長弘奬風流後生秀杰一旦騈起莫不自謂家藏荆玉人挾海目設得藝林宗工如賓兮者相與唱助教化其間亦圖書見榮之會也今適如所期語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豈偶然哉焦維會謝秉

譔皆好古士募刻先生之文屬予言簡首郎以
素論報之并欲書夏侯孝若昆弟誥潘安仁家
風詩各一通寄豫石誦其有人倫之樂也

延福寺塔疏

延福寺塔在崑山之南千墩浦之傍浦長十二里南帶澱湖接雲間北連吳淞滙入海地低窪每當淹雨湖海相擊水勢澎湃居民苦之獨流至塔下稍凝緩人得以用其隄防父老傳爲公輸所造云予覽輿誌海內塔五千有奇大約切地脉關人物越江之濤聲沸如雷至定山則寂過此復作葢亦近徵也鳳里陶彭瀛先生家世居浦爲予言浦鎮不大二里代産偉人如陶醉

竹比部周灝山泉憲張可菴給諫諸先生皆有
名朝廷貞孝一輩比閭有之凡聚族于斯者子
孫當貴顯甚傍水清下見塔影今雖頹剝露奕
不遷衲僧圓印思復舊貌於居者有功矣塔始
于梁之天監重修于宋之祥符自今鼎新闡諸
往代巳有其驗蓍以勸成殆以上符千年之讖
不止九里之潤也

李爾公稾序

惠常于秋試報罷之一日即坐爾公垒讀書三月不歸家人以尋相刺促輒麾去之及歲除計所閱經史盈數尺乃爾公篋中文亦百篇矣爾公大父學士王大父中丞兩公文學貴顯世所師事爾公謀新其刻蚤夜自力以大流傳復附以已言黽勉古人不敢懈予旣嘉其志又貴其知本也不善學者學之萬里善學者學之其家萬里之勢與其家之形非絕殊也遠馳則志本

近資則事見功立動靜得失存乎學者之心而已矣挈㮣宗之器以與子孫羣然寶之使案圖籍綜微言則謝不能此哲人身後所最痛也爾公獎厲同氣追述先搴其取師也近稱文也有原意者韋氏之詩桓君之書可以復存悳常爲之鼓舞先驅其樂過于操桑弧射兎首矣

確園社稾序

予遊在　都下徵中州名士於昌陽二宋二宋首疏劉千之且日午之秋分按諸士迫欲得千之爲他人所抑瞠目不能爭也意甚悵悵時孟樸在座識其姓名以歸及嬀選社秕維斗出千之與吳讓伯延仲兄弟文千首規矩震動觀者舉手稱善予南還見之如遇故物了不爲异近復咏五君喟然而起願一言之五君者千之二吳與季植侗城也季植者千之叔氏侗城姓劉

輿千之稱兄弟猶二吳耳千之與讓伯兄弟讀書一堂日成文數首詩數章如飲食然時至而有不病經營予往者叩二宋千之文云何二宋答以山水之間予喜其言簡而善狀比讀諸篇益歎不謬凡文章之來其成有時往有候力過餘者必輕旨甚深者必淡嘗夫怒氣角立人好鋒論逮其智索俛首不言非前者見豐後乃鼓竭也典策殷億初涉形貌易稱神怪久漸乎約得之内心則家人書耳是說也高明惡之予亦

未敢舉以告人然又病下士之眛也啜其粕而醨之棄作始者弗善也得五君斯可以正矣賢書彫落于寓書慰勞慎毋戚戚諸子報言引性情順時數且以家居之言列於當世夫可幸者天也不可幸者文也觀斯刻者同類有達命之樂其下者汲汲有不學之憂乃採跡宋城憑覽風氣諸子退而著書賦詩自若也假使其遭時貴達制作不齊五君之悲當有深者目前一央亦何所不釋乎維斗將歸矣弁以是語之

書軍備說後

受先軍備說成予讀之曰甚矣其辨也復常則若何天下有三大勢北備邊中備江南備海邊鎮不寧舉天下之粟盡輸而之邊幸海中無事備海之粟不集於近而移他邑當事者共置海度外乎或曰軍備利矣隣國亦利之然崇明已全食其邑矣吳淞寶山福山諸所常嘉已就近給之矣諸所者二衛之支也二衛之軍不得食于婁是二衛不得與諸所等也今幸無患設有

事必復常然而時晚矣若隣國有爭者予請正言折之軍儲之設爲軍也爲軍則當從軍便軍不顧四時奔走待命于百里之外隣國其能恤之乎或以爲便民也便民則當計畝計畝則窮困必均有吏胥久高下之保無終殆乎且隣國之田大者倍要矣軍儲之存利不敵益合勻其歸要也利不敵損合勻要若無粟害與嘉定等嘉之永折折要人日禱祠焉旦夕不可得輒仰而呼天今以所自有之粟不資海而利遠邑遠邑

不必利海乃大困婁人其棋之乎嗟乎以婁言之地割三邑以海言之海則江南所共也當事而無念海也則軍儲可以徐復當事而念海也合一郡之士大夫纓冠而請猶無及已予旣書卷後父老復向予言風蟲之災甚於水旱瀕海遇風潰決萬家蝨螟傷稼禍深無形今道有死殣矣不救將斃予蹙額無以應姑舉是說告之

題華嚴經

僧玄若晝夜持誦華嚴杜子紆感其誠篤暮年發心爲手寫此經三年後成竟八十一卷無一字縱散拖踏此與古寫九經立石太學者何異子紆一生善書晚作是筆迺書家結束玄若復抱持之閉關誦三年以答其意始出寫本流通覯覽恐一開卷嘗有安豊神光華除葵花粲然會際

王司李署篆德政碑記

縣諸侯之於民親矣縣諸侯欽大中丞臺司而下急檄郡長遝所代事者蓋爲斯民不可一日無主也顧代事之人秩卑則權殺人地不高則百姓不附故三吳之體往往以理官行邑宰事於形貌似降若其邇百姓展事宜此稱獨優矣崇禎卯辰之歲游虞侯以滿秩入　朝衆心揩膂日望賢者之至私相祝曰徼天之靈假永嘉王公來則一邑全矣永嘉王公者名瑞柟字聖

木乙丑進士時爲郡司刑摧挫豪右摘幽伏如嚴神民歌之曰如雷如霆民乃永寧惟恐其須臾之去下靡所託也既受檄視海虞事海虞乃郡之大邑又狎勢久虎而衣冠者峩峩自如縣尉爭出其門隸名牙下蠅聲流矢日按國中之良徵貢稅較公事獨急不得則呼百羣以丈二組繫其人來立庭戶鐵肌爇毛髮痡服廼息公聞而歎曰是不首懲吾當爲吳門市卒矣於是握篆不三日鉗桊武斷枉曲者凡數十家此數

十家頻困于豪見博帶長鬚即泥首稱死罪出
其槖中金幸得贖閭室慶更生自公蘇活之不
費一錢咸保有室堵父子夫婦兄弟無相離也
大弊既脫釐其餘事金穀就條力役應義鄉邑
向苦漕爲立風式平算民賦曆始不囂散正供
之入羨餘經等悉刪不用隸匠之流叫呼擾擾
日日爲常自此各退而請耕期年之間嬰兒不
啼婦人無哭於市者維公之故也公性剛上不
曲隨晨起坐堂上日入乃已飯魚豉蔬更漏雅

與臺丞左右不通姓名既復署事長洲不數月
卒罷去邑之人持揳草牽舟者相屬路挽之不
可則擁公日呼號請留又不可則負載隨行送
公者繇蘇入禾凡二百餘里當時爲之撫膺太
息者悲公去之無名輒書於壁曰某年某月王
公行矣嗚呼道隆則君子安其官正人用則小
民樂得其職偶不幸而中沮邑之不遇非賢者
詬病也或謂公當上下彌縫之際稍自貶即身
安時報成遷一條級則登高膴致美顯非難余

獨非之剛柔賦性人受於天抑所生以事人人
未必悅厥性巳喪蕭生不恥抱關何歷歷王公
也松栢之節其長參天功乃蔭人止影者不知
其德徒賦詩以見志流水出山涓涓之泉清冽
寡類若其潤物事大河海彼其所託者高則及
人者遠是故君子貴愼始也曩者江右張篤棐
先生以理官視典事安靜涸福民悉在宇逾年
奏績官黃門今秩上卿王公繼張公爲理官治
行率彷彿尤以擊斷爲能兩者皆賢而王公獨

詘世不無疑於形跡之間此皆以遭際爲言耳烏足量君子哉張公未去吾婁婁人相率請俎豆禮禴至止廟貌聿新王公去巳三年未獲摩石而悲歌出涕請文紀之者出於鄉黨好義之徒論久而益定人去而始思美寔在國不關莬恬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者言上下所賴以建也震百里者有省躬得之以位爲服寵者美盡而衰兩者得失判然徒貌榮名欲聲施不朽其可得乎

吳于民稿序

于民名在四方已二十年其自視則無有也新安多承學之士從游者百輩于民横琴說書其間開論大義如壁閧鐘磬河出鼎文後生美士得一足傳顧按班選矩法歸先𦶜君子命之曰古非虛也予讀史書疑新安文不盛顯及覽郡志徘徊久之韋𠂤先生倡正學整大雅南宋迄元代生作者大都俎豆聖人恥逵非據二百年海內無與方轍豈地氣有遷抑人事善召歟予

嘗謂新安錯處萬山車馬不至若得同志數人
載家而來比室諷詠薪菽不給山草資之挈前
賢所撰分體立功不假異物已足示來世何慮
白頭鹿鹿乎楚中朱白石當代博雅君子也黃
卜周雖素籍歙居京師久歸止一年耳兩人皆
不識于民聞于民名樂交之近因予與孟樸孟
宏君偉來始接議論同飲食夫聞名不必相見
一見即不能一日夫古人交致皆然讀書之道
亦猶是也李氣而無當俊交而鮮宗世之求名

者率路也予竊無取焉得于民而閉戶出門兩
義俱足非弄萬山中人敢儗轍跡乎雖然是山同
也人則有異書固在也讀者難矣得于民一卷
之文悟天下無窮之業知不在巢公之巢壺公
之壺也

顧聚之稿序

聚者受先治禮經合邑中之名一經者月揚文而筆削之時稱能其學者九人李生正仲于所晨夕也聚之兄弟則于所與同補博士弟子也卯之歲受先舉於鄉今聚之復遇名次與受先等聚之以受先之故徵言於予予慨然曰制義小道枝流判分考其緣來本經為尚五經各家通於時文惟禮近之昌黎稱儀禮難讀然送李幽川一序文法深簡緣此而出會于國故文潤

達不存邊幅議者謂其得禮之厚然則刪琛之
者亦言本經而已聚之措文覃秀言皆芳澤准
之以禮貴多貴少指各有當受先讀之俾焉以
解昔漢章制禮惡人聚訟專用曹褒擬于一夔
今登聚之之言於廊廟夔且不孤其勉乎哉受
先守方履正將欲裁三禮正得失其言曰戴氏
之學存其文不存其人存其文所以議禮不存
其人所以自制禮有方圓言有醇疵月令自不
韋王制自漢博士緇衣自公孫尼子非禮記所

已有而存者不删䄀苴有司馬法賈傅有容經保傅諸篇其言似禮而戴氏不錄後人類不敢訾抑取其大致曰其服也士吾之言行其孫禮而已是說也受先典之聚之贊焉邑之同學左右助成大禮精微又曷外乎

曹忍生稿序

忍生旣雋同社諸兄弟各序其文以行豫聯期之以穎上受先則與盟息壤期之以穎上者曰曹子今之异人也其氣上人而心甚精志在忠孝而用世之學不廢縱橫與之論十年其辨孝嘗一日屈進而謀國家三臣舉矣與盟息壤者曰今有人貧下不損志貴盛不易容予必北面焉今則見之忍生請從此盟油油然其終身可乎嗚呼讀二子之言忍生志操大略可睹已凡

人之情簡古而距今忽遠而趣近服素之日不謀公卿一旦登軸與言天下伏而不應若此者其平生淺也或褒大其辭快取名祿展言生我悲心更微此則無本之徒予知其不可以終朝也忍生博涉古事放究人物縱其口辨大抵邇于急疾讓夷奔命王國危言嶽嶽莫折其角顧退而局居蓼莪之詩書於四壁嗚呼其志念豈猶恒人邪憂當世之務而不疑於褐衣傷養親之不逮而重書以自儆斯亦城陽所以號[illegible][illegible]

里樂與同志也寅卯之際忍生奮發激昂欲驅車北游予爲文送之以止其行今則可以出矣太史公云士患無時今非其時乎欲期頼上無忘在魯欲盟息壤請無參盟二子誠知忍生豈徒以文字爲名高哉

題沈輿公畫册

畫家之心與賦相權賦格音例畫病體貌觀者舉肥則丹華先綜天然外拙矣嘐中畫理素推李氏長蘅既歿其妙不傳輿公少從之游乃能得其大意暇豫放筆自爲二册册間以鶴客亦匡廬之雲桐江之水天地所自有對之竟日放翁破笠過王家紫障百重遠矣諸筆皆於初冬寫之水澤腴堅實封雷雨乃是作者性情也